

拿破崙，鼠疫與巴黎的博物館

謝奇璋／徵免所、小兒科

巴黎市擁有傲視全球的藝術收藏，真的要認真的看巴黎的博物館可能一個月也看不完。光是浮略的看完羅浮宮的收藏，可能就要花好幾天的時間。可惜絕大部分的觀光客沒有可能花這麼長的時間仔細欣賞，只能用極其有限的時間走馬看花。去年十二月我在羅浮宮博物館遇到一個來自台灣的觀光團，他們在法國的時間甚至只有一個早上的三個小時，下午就要乘車前往瑞士。所以有人開玩笑說，法國人應該把這些著名的藝術品集中放在羅浮宮一樓的入口處，讓觀光客可以一併觀賞，再心安理得地去趕下一個行程。連著名的暢銷書「達文西密碼」中也說，有人可以用五分鐘五十六秒的時間看完羅浮宮最出名的三大作品：蒙娜莉莎的微笑，米羅的維納斯和展翅的勝利女神。這當然是在嘲笑觀光客浮淺虛華的說法。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缺乏導覽，龐大又複雜的博物館展出，的確不利於行程緊湊的參觀者在短時間內擷取到展出的精華，而經常有人寶山而空手歸的遺憾，不僅容易錯失藝術作品中所描繪的歷史張力，甚至得到偏頗片面的印象。

當皇帝遇見鼠疫

筆者去年底到法國Necker病童醫院進行交換訪問時順道造訪羅浮宮，當時博物館正為紀念拿破崙皇帝即位兩百週年舉行拿破崙一世有關作品的特展。其中最著名的一幅作品（畫家大衛David在1805至1808年之間所作）是拿破崙為皇后約瑟芬加冕的油畫（圖一），反映了當時歷史巨變中的緊張關係。當時天主教教皇雖然在拿破崙的威逼之下參加了加冕典禮，但是拒絕為他加冠。文獻的記載是拿破崙自己拿起皇冠戴在頭上，再為他的妻子約瑟



▲圖一、拿破崙皇帝加冕圖。（來源：羅浮宮博物館）

芬加冕。另外，拿破崙的母親其實並未出席加冕典禮，卻也出現在油畫當中。這反映出藝術家為皇室服務的事實。但這些史實和藝術作品的對照，有意無意之間證明從教會和君主專制的蒙昧時代轉變到現代國家過程中的掙扎和衝突。

另有一幅同樣是畫家大衛的畫作，描繪拿破崙探視感染鼠疫的軍人，以空手撫摸病患腫脹的淋巴腺的巨幅油畫。這幅畫雖然不如前述的加冕圖著名，卻特別引起我的省思。

有別於拿破崙加冕所反映出的政治演變，這幅描寫拿破崙探望得到傳染病將士的作品，同時反映出兩百年前人類與疾病的掙扎。在宏觀的醫學歷史上，因而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鼠疫（plague）是由Yersinia pestis細菌所引起的傳染病，這種病原細菌的主要宿主是荒野中的鼠類，在鼠類體內的細菌經過跳蚤的叮咬傳染繁殖。這種細菌經過跳蚤叮咬及飛沫吸入傳染到人體後可經過咳嗽再感染其他的人類。鼠疫在戰爭或飢荒時引起人類大流行。中世紀引起歐洲人大量死亡的黑死病的原因，大部分的醫學史家相信就是由於鼠疫的大流行。除了動物跳蚤可以傳播此病菌，人身上的蟲子也可能成為傳播此疾病的媒介。感染此疾病的病患需要嚴格的隔離治療，以避免飛沫和病媒蟲的雙重傳染危險。以現代醫學知識

來判斷，拿破崙不應該在未作防護的情形下接觸鼠疫的病患。拿破崙如果真的接觸到有傳染性的鼠疫病患，他自己也需要加以隔離觀察。否則不僅他個人性命堪憂，也導致其周圍的巴黎市民暴露在不必要的嚴重危險中。

造神運動的謊言或戰爭販子的惡行？

從這個觀點來想，拿破崙是否真的如畫中所描寫，親自探望罹患鼠疫的軍人，就令人心生懷疑了。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法國，一方面得壓制法國國內到處燃起的復辟聲浪，另一方面又要與鄰國乘虛而入的軍隊作戰而窮於應付，形成人人自危國窮財盡的窘境。出身科西嘉島，富於軍事天才的拿破崙，帶領法軍打贏了幾場重要戰役之後雄心勃勃地推翻民主體制，登基為法國皇帝，也終結了第一共和。掌握了法國龐大資源的拿破崙皇帝為了強化他統治的正當性，動員了畫家、作家、報紙、音樂家等傳播媒體，神化這個行伍出身的新皇帝。這個造神運動顯然非常成功，而且不止侷限在法國境內。時至今日的二十一世紀我們仍然經常接觸到這個造神運動的遺跡。大家耳熟能詳的貝多芬的第三號交響曲《英雄》，就是這個帝國主義造神運動的時代產物。

瞭解了這個虛假的造神運動，就不難推斷，拿破崙如果有基本的常識，就不會不加防護，用手去觸摸鼠疫病患的淋巴腺病灶。而如果畫家大衛所描寫的影像屬實（而不像前述加冕的油畫有明顯的加油添醋之嫌），則拿破崙顯然不如宣傳畫所想要傳達的那麼英明神武。證諸短短幾年後他就兵敗滑鐵盧，飲恨死在英軍環伺的聖赫勒那島上，就更突顯出一個人「英明」的極限。開創民主政治先河的法蘭西民族在拿破崙以後又經歷了波旁王朝的復辟，第二共和成立，拿破崙的姪兒路易拿破崙（拿破崙三世）稱帝的第二帝國時期，一直到1900年以後第三共和成立，民主制度才得到真正的勝利，帝王思想也終於在法國絕跡。這離血淚成

河的法國大革命已經又過了幾乎80年。法國也在這以後才演變成思想開放科學進步的現代國家。

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在巴黎經由科學研究使用微生物體製成的疫苗來治療傳染病也是在第三共和時代得以實現（圖二），人類才慢慢脫離遠古以來任由疾病擺佈的悲情命運。



▲圖二、這幅1885年的木版畫描繪巴斯德觀看醫師為青年病患注射狂犬病疫苗。（來源：美國NIH國家醫學圖書館）

人類的掙扎和努力還在繼續……

參觀巴黎的博物館，最令人稱羨的是他們一方面對古物藝術品作完善的復原保存，另一方面又讓參觀者與藝品之間有親近的感覺。參觀者在近距離觀賞蒙娜和莎迷樣的微笑，除了在理性上瞭解達文西的歷史背景和成熟的繪畫技巧以外，可以在真實的油彩筆觸中呼吸這位文藝復興的宗師跳脫中世紀千年黑暗時代桎梏所帶來的自由空氣。這絕對是看複製畫所無法得到的經驗。從另一方面來說，呼吸自由空氣滋長的法蘭西人卻又可以不顧全世界民主人民的安危，汲汲欲與獨裁者交易軍火。這顯然又是文明與野蠻，進步與反動，提升與沈淪的另一番掙扎。

巴黎的整個城市其實就是一個大博物館，在金碧輝煌的表象之下，處處遺留著歷史攙雜的痕跡。雖然整個人類前進的方向似乎向著文明進步的方向前進，博物館裡展出的文物卻也告訴我們：人類的反動和惡行在進步的潮流裡處處可見。人類的掙扎和呼喊還在繼續中。